

舒婷散文

Shuting Sanwen 舒婷◎著

舒婷文集·珍藏版

舒婷散文

Shuting Sanwen 舒婷◎著

舒婷文集 珍藏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婷散文 / 舒婷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9

(舒婷文集)

ISBN 978—7—5354—5802—5

I. 舒… II. 舒…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1940 号

策划编辑: 尹志勇

责任编辑: 彭秋实 李 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4 页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3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花 事

我终于明白，令我惆怅不去的，令我若有所失的，令我的心又酸又软的，是已逝的青春所留下来的芳菲，是米兰是桂树还有其他什么的。

现在当我习惯地停在桂花前，感觉到它极温柔极恬静地对我诉说芬芳，我同时还听见了周围一片哗然，像有几十双小手拉扯我的衣服和发丝：“还有我们呢！我们是你的百合，你的海棠，你的三色锦！”

舒婷

目 录

●、老家的陈年芝麻儿

到石码去 / 3

籍贯在泉州 / 5

孩提纪事 / 8

老家的陈年芝麻儿 / 14

晚照 / 17

挽高裤管过河 / 19

童年絮味 / 21

在那颗星子下 / 24

木棉树下

——我的中学时代 / 26

●、我儿子一家

照相 / 35

仲夏之夜 / 37

情话·情书·情人 / 40

预约私奔 / 43

我儿子一家 / 45

大风箏 / 49

儿子的天地 / 51

花事 / 59

嘿，十七岁！ / 62

有意栽花无心问柳 / 64

抵挡孤独 / 67

临别赠言 / 72

● 干菜岁月

一朵小花 / 79

洁白的祝福 / 81

在澄澈明净的天空下 / 84

梦入何乡 / 88

心烟 / 91

小桥流水人家 / 96

梅在那山 / 99

“神药” / 102

房东与房西们 / 105

醉人的酒养人的饭 / 111

小河殇 / 113

、自在人生浅谈写

- 榕歌如泣 / 121
- 小泥匠哥哥 / 125
- 丽夏不再 / 127
- 一个人在途中 / 133
- 文学女人 / 138
- 红草莓诗人 / 145
- 自在人生浅谈写 / 149
- 我们都是你的瓜子儿 / 153
- 闻香识异乡 / 156
- 晚菊弥香 / 160
- 诗思如海亦无声 / 162
- 与你同行 / 164
- 东北痴人 / 170

、我的海风我的歌

- 我的海风我的歌 / 183
- 我们生活中的动物演员（节选） / 190
- 生命年轮里的绿肥红瘦（节选） / 203
- 老房子的前世今生 / 212
- 渐行渐远的背影 / 221
- 书祭 / 235

大美者无言（删节） / 240

夜莺为何泣血离去 / 247

真水无香 / 257

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

——怀念父亲 / 270

—
老家的陈年芝麻儿

| 到石码去 |

世上大约没有人能记起他出生的那一天，人间以什么样的面目迎接他。可我虽然满月之后就离开石码，再也没有回去过，但那一天的情景却完整无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一年比一年丰富细致。

沿海一个小小的渔镇，螺号吹出一股一股沁凉的晨雾。爸爸出差去了。临时租借的住房又潮湿又空旷，除了粗粝的石条窗透过几线光亮，再有就是那敞开着的小门，门前几级苔痕斑斑的石阶接上路面。可以看见几双穿木屐的大脚沉实有力地踩过，脚趾虎虎地张开，褐色的宽裤管带起腥味的风。鱼尾甩动的大箩筐鳞鳞地拖过条石街，到处是闪闪发亮的鳞片。

阳光渐渐炽热起来，石条街像一条流动的火河。临时请来帮忙的渔妇靠在门框上，被正午的倦意侵袭，渐渐打起盹来。

一支蜡烛在硕大无朋的圆桌上自得其乐。

妈妈的床缩在大房子的最深处，垂着蚊帐，像一艘落下帆的小船，泊在荒凉的海边，涛声时高时低。

外乡、独居，又怀着一个不安分的小生命。她好幻想又多愁的气质足够让她在阵痛的间歇中体味处境的寂寞和神秘。也许她想起外婆家她的清静卧室，风百无聊赖地翻动遗忘在钢琴上的乐谱，自鸣钟一下一下地测量着岑寂。枕边那一册《聊斋志异》犹夹着多少狐仙和鬼异的故事呀，在她们那一帮教会女生中，她时常拿这些故事吓唬吱吱尖叫的姑娘们，其实多半首先吓了她自己。

突然一阵风，凉凉的（妈妈一直这样强调，而且声明她决没有睡着），烛焰低抑，一个黑糊糊的影子隔着蚊帐撞往妈妈怀里。妈妈大惊，猛地撩起蚊帐，只见那渔妇靠在门框睡得正熟，一只黑猫蹬过她厚实的赤脚，一踏上了街。蜡烛快燃尽了，小小的火焰犹如一面小

旗，飘动、展开、垂落……

我在那天下午出生，妈妈那天看见了什么，谁知道呢，但从此我便有了的“精灵儿”的绰号。

满月之后，绸缎庄老板把他的三小姐和外孙女一同接回大都市。

我那常在地方小报上发点歪诗的爸爸，抱着他的鬈发黑黑、肤色雪白的“精灵儿”，在花园回廊上大叫：“女神，我的女神。”尽管后来女神长成了丑八怪，但父亲对我的溺爱有增无减，原因也和我的“精灵”有关。

走在街上专挑沟沿、栏杆爬高蹿低，和男孩子去钓鱼，吊在龙眼树上偷嘴，都有我的份。尤其我们的家在政治风云中遭难之后，妈妈遇事总得和我商量，在她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夸我也好，骂我也好，常是啐一声“精灵鬼”！有一天我要填履历表了，妈妈告诉我籍贯要写泉州。什么？我明明出生在石码嘛！泉州我随爸爸去过，我一点不喜欢。泉州是一条又一条绕来绕去绕个没完的小巷，一张又一张据说是亲属而又从未见过面的脸孔。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爷爷和奶奶的洞房，但那已被我叫不出辈分的族亲翻修一新，邓丽君在那儿领导新潮流。籍贯在泉州是多么暗淡呀。

而我的石码镇白天有慷慨热烈的阳光，存在石缝，流在海滩，到了晚上就发酵成浓浓的酒香。清冷的月牙儿像一弯快镰，收割一簇一簇浪花，波涛吃吃地笑着，纠缠着苍白的石阶。码头边泊着小小的渔船，透过船篷是红红的灯，看得见古铜色的脊梁护卫着一窝甜甜的梦，梦中的渔家孩子像黑鳗一样扭动着。啊，咸味的梦和大海息息相关。

让我在籍贯一栏藏着我的渔镇吧，今天填乡音如缕，明天填南曲一管。我在我自己的热爱中，吮吸爸爸妈妈的回想，丰满了我出生的那一块热土。

过了许多年，我在一些场合上认识了不少石码人，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玩，并且告诉我，再也没有石条街了，都成了柏油路。那种古堡似的老房子怕也不在了，甚至鱼也少了，现在镇上的主要经济是工厂。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张六角钱的船票端详了许久。六角钱，这么简单，一艘突突突弥漫着汽油味的小火轮就能把人带过三十二年辽阔的怀想，抵达梦之湾吗？

三十二年，小镇的人与事也在我的思念中成长与凋谢。我常想那一只那么残酷地掴我屁股蛋的蒲扇大手，现在一定像老树皮那样搁在膝上，还会有孩子愿意听他讲陈年烂芝麻吗：三十多年前，有位爱抹眼泪的“先生娘”在这儿养了个哭不出声的精灵儿……街角的碗匙敲击声，还一样有节奏地诱惑行人夜归的脚步吗？但卖鱼丸汤的定不是那爱咳两声的老头，该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了。虽然那胡椒味儿，那葱花香，是我在娘胎里就熟悉了的。

我的手一松，绿色的船票顺着波涛一耸一耸漂走……

让那新建的公寓大楼替代我那秘藏无数鬼魅传闻的老房子吧；让渔民综合企业公司孵出一批一批羽毛斑斓的青年和姑娘吧；让穿木屐的脚都套上三接头皮鞋，让乔其纱和红领带在大街上飘吧；让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那样一个热烈、明朗、高速度的现代化都市吧！只是在我的感情里永远有一扇开着的小门，像一个简朴的画框，嵌着那天的阳光，那条市声喧闹的条石街，和一个“精灵儿”三十二年绵绵的眷念。

1984. 11

| 籍贯在泉州 |

我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听惯并且极为热爱外婆的漳州腔，认定这就是我的乡音。外婆去世后我回到父亲身边，不知不觉沾上父亲口语间的抑扬顿挫，逼起嗓子与泉州朋友交谈，自诩可鱼目混珠。

其实父亲出生在鼓浪屿，我的儿子也是，一家三代，应当算是厦门人。父亲继承祖父祖母的泉州口音终生未改，他的几个弟弟妹妹却无此染。我的儿子牙牙学语时学的即是国语，十几岁忽然自己练出一

口半生不熟的厦门话，虽然有时还需翻译，总算归口归队。今年初父亲去世，我心中悲悯脚底漂浮，仿佛有什么东西就要被连根拔掉。夏季儿子填表报高中，丈夫踌躇半天，毅然在籍贯栏写上“厦门”两字。我与他四目相视，居然有些沉痛。

替儿子割掉尾巴儿子毫无轻松之感，倒是他的父母重新体验结扎脐带的隐隐作痛。丈夫生长于鼓浪屿，籍贯是泉州南安，不曾回过老家。用“回”字不够准确，应当说他从未到过他生根的地方。暑假我们带16岁的儿子去泉州，仿佛履行一种类似成人礼的仪式。

我的祖宅位于泉州城内的旧馆驿，面对古老的東西塔。七十年代初我在这座迷宫式的三进两落大厝穿梭，经七姑八叔的指点，方寻到我的亲亲二伯婆。跨过尺多高的木门槛，在古井边洗脸，坐硬条凳，喝手制的新茶。家的感觉就在这些刷洗得木纹斑驳的中案桌、影壁、窗棂；微微发黄的字画；龟裂的方砖；天井蓝釉花盆里的官兰；甚至镶在滴水檐的青苔上。

年迈的二伯婆颤巍巍地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家传炒米粉，如此佳肴吃得我胃发沉，不能坐。堂哥同情我，筛热茶助我消食，我苦着脸打着囁摆手不迭：多一口茶水也没有地方装了。

傍晚，趿拖鞋摇葵扇，逶迤两三步去东西塔下纳凉。凉茶摊，扁食担，碧绿的盐水桃儿，浇了红糖浆的热豆花三分钱一碗。好时光哪！

二三十年过去了，本是街心公园的东西塔，现在修缮得倒是齐整。建筑十分气派，草木浓密葳蕤，可惜早晚关门，白天卖票。我们在高墙下逡巡不得而入，遥见两塔相伴，凜然月迷之中。好像儿时玩伴投进豪门，便有了深似海的失意。旧馆驿老屋的后两进越发凋敝，仅余几位老人恋栈。前一进厅堂因有海外亲戚接应，这一房亲戚长年刻意料理，乌檠粉墙雕窗飞檐，依旧古朴雅静。听说原是要拆迁的，经清华大学权威鉴定，列为文物保护。已搬往宿舍居住的堂哥，脸上忧喜兼半。一家三口，堂前门外拍了照。问儿子：可有归家之感？儿子眨眼：谁的家？

临行前曾向年近九十的婆婆细细打听丈夫家史，老人连村名镇名都说不清，只记得乡下大厝叫“新光泉”，与在菲律宾的家族公司同名。承蒙宣传部的朋友帮忙，很快找到南安官园，果然“新光泉”在当地颇有名气。

由于公路拦腰切去后半截，这所百年以上的老厝宅，唯花岗岩与红砖镶嵌的门面尚存余威。内部的厅堂、天井都十分狭窄，房间低矮阴暗。婆婆印象中的名门大宅，只在族兄复印给我们的半部族谱上，记载它的显赫一时。

遂了心愿以后几天里，我们重游开元寺、清源山、老街和新开发区时，多出一份泉州人心态。为高楼林立喜，为植被绿荫少而忧；筷子向宴席上的龙虾鲳鱼英勇出击，心里想的是大排档的牛肉羹烧肉粽元宵丸；耐心看似懂非懂的梨园戏，头皮阵阵发麻听南音清唱，一边还撅着屁股不安分的儿子；帮丈夫试穿“七匹狼”西装，给孩子物色“匹克”旅游鞋，先做一番民心安抚，然后自己义无反顾扑向“金色年华”与“美姿”，钱包空了，行李重了，打点一身泉州名牌，移动广告似的，臭美得很。

读台湾诗人路寒袖一句台语诗：没有家乡哪来故乡？似有所悟。如果说厦门是我家乡，那么泉州正是我的故乡，在漫长的种族迁移中，它是离我最近的一座风雪驿站，几代人从这块热土汲取的能量，吸引我，像指南针一样总朝着它的方向。

此生，我的籍贯是泉州。

1999. 8

| 孩提纪事 |

家乡的黄皮果

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它真正的“芳名”，外婆把它叫做黄弹。

三十年前，漳州在福建虽小有名气，却还是半乡半镇，多有荒郊野林。爸爸的机关宿舍就是半掩在一片小林子里。路口是一株极肥绿、极粗壮、极慈祥的老果树。

它使我常常想起漳州平原一带常见的村妇，脸膛赤红，臂膀浑圆，奶头上吊着孩子，孩子已经可以满地跑。我外婆是地道漳州人，嫁到厦门五十多年，犹满口漳州口音。只是长得十分娇小，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脚，因此而定做的一双牛皮鞋，擦得贼亮，闪烁在外祖父阔气的鞋柜里。即便如此，外婆仍不失漳州妇女本分，像黄弹果树一样果实累累。小时候我扳着指头数姨姨舅舅，十个指头都用上刚好，我妈还不算。

黄弹果的滋味已记不清了，反正美妙无比，我天天在心里这么想。

想它的黄果皮，透明多汁的瓢，嫩绿的核。尤其想念它，在风起的日子。闽南多台风，我跪在竹床上望窗外泼墨天地，巴望风雨快点过去，和邻童挎着小篮子，拍手雀跃在黄弹果树下，大约拣落果的快乐早已超过了吃的想望。

傍晚，小小的我独自站在路口等爸爸下班回来。夕阳下，老树斜斜地和我站在一起。直到钟爱我的爸爸一脸怜惜向我走来，驮我在肩上回家。父亲总叹着气对妈妈说：孩子想外婆呢！我不懂得那是一种思念的寂寞，一种孩子的天真无法诉之语言的联想。但我确实实每逢淘气受妈妈谴责，便将衣柜大小物件拖一地，抱着小衣服闹着要回

外婆家，最后妈妈都无奈地陪我哭一场。

在漳州黄弹果树下想厦门的外婆。后来家里遭变，我回到了外婆身边，在洋楼里想漳州，想漳州的黄弹果树上的风，怎样教叶子都学会了一种泥土味的乡音；想起夏夜里头蒙着毛巾被听妈妈用她独特的语言讲《聊斋》，“鬼大笑，手舞足蹈绕着圈走……”窗外黄弹果树也大笑，也手舞足蹈绕着房子走；想起惹妈妈生气时，她一脸的伤心，唉！

直到有一天，爸爸神秘地在我书桌上放下一串黄灿灿的果子：“你还记得黄皮果吗？”呵，黄皮果！

原来我早该去问父亲，但我能问什么呢？

和黄皮果树一样壮健，一样生气勃勃的外婆早已回到泥土和阳光中去了。在小洋楼钢琴声中长大的弱不禁风的妈妈也和琴声一起消逝了。

现在高楼林立的漳州市，还有黄皮果树的荫伞吗？在哪个黄昏，扶哪一个孤独的孩子眺望落日？

我是黄皮果树的孩子。

粉面、玉米棒、盐水桃

一份软颤颤的捞面，黄澄澄的，抹层辣酱，夹上炸五香、卤豆干，卷起来，就这样狼吞虎咽，叫人涎水直流。打赤脚戴斗笠的农民，佩校徽插钢笔的学生哥，还有一些我不知道职业却认定无限幸福的人围着街头小摊吃“份面”。馋涎欲滴的我几次使尽诡计，都没能让妈妈开恩。总说“脏”、“不文明”；卖卷面的手不洗呀、街上的灰尘呀、炸五香不是昨天剩的，就是前天馊的呀……呀呀，吃的人那么多，几时听说拉肚子的，哼！

漳州在三十年前海鲜极便宜，父亲颇喜烹调，母亲则重营养。山珍海味也不知吃过多少都不记得，唯独惦着没有到口的最便宜的“份面”。